

〔法〕弗郎索瓦兹·萨冈 方荃译

您喜欢 勃拉姆斯吗？

勃拉姆斯



您喜欢 勃拉姆斯吗？

〔法〕弗郎索瓦兹·萨冈 方荃 译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FRANÇOISE SAGAN

AIMEZ-VOUS BRAHMS..

RENÉ JULLIARD PARIS

您喜欢勃拉姆斯吗？

〔法〕弗朗索瓦兹·萨冈 著

方 荃 译

中国文联出版

（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）

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3,375印张 2插页 61千字

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11,950册

ISBN7—5059—0119—2/I·82

书号：10355·1119 定价：1.15元

第一章

保尔在镜中注视着自己的面容，堆聚了三十九年的失意，一件一件在她面前展现；此刻她一点没有往常那种尖刻的脾气，却显得少有的平静，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。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自已滑腻的肌肤，镜中映出她的美容；这样的美质女子，迟迟不肯步入中年妇女的行列。那是另一个迷恋打扮的保尔。她置身于镜前，聊以消磨时间——这种念头使她自己都感到可笑——她发现是他要渐渐地把她折磨死，并且损坏她的被他所爱的容貌。

罗歇九点来。现在才七点，她有的是时间。床上少憩片刻，闭闭眼，忘却一切，轻轻松松休息一下。白天紧张疲劳，晚上又不得休息，她在想什么呢？这种烦躁不安使她从这个房间踱到另一个房间——从这个窗口到那个窗口。她很明白，那是孩提时对阴雨连绵天的惶恐不安。

她走进洗澡间，俯身抚弄浴缸里的水，这个举动使她突然记起另一件事……。大约十五年前，她与马克在一起，第二年共同度假时，她感到这一切不能再持续下去。当时正在马克的帆船上，船帆在风中摇摆不定，好象对方那颗不可捉摸的心一样。

她俯身在船缘边上，遮住脸庞，又想在汹涌的水浪中弄湿自己的手指。小船侧倾，马克用诡谲的目光看了她一眼，顷刻她的幸福感被奚落代替。虽然后来她又有幸福的感觉，那是通过其它一些努力，但决不是这种不能逾越的方式。这段回忆终究给人背信弃义的苦涩。

罗歇快来了，她要跟他解释，她力图跟他释疑。他会说：“对，当然是了。”总是用一种满足情绪来发现人生的弊端，纯粹以自己的感情去抨击生活中的荒诞怪事，以及人们的顽固不化。只是最后，她在他身上一切都得到了补偿：没完没了的活力，令人难受的性欲，以他困倦中的巨大满足而告终。他一下子睡着了，手放在胸口，睡与醒都同样认真。不，她不能跟罗歇解释她已厌倦，她受不了他俩之间现在的自由，这种自由只是在他俩之间，如同法律，他单独占有她，而她只是感到孤独。她不敢跟他说，她自己有时感到是他也厌恶的一种有主的雌性动物。骤然，她空旷的房间变得可憎和多余的了。

九点，罗歇按铃。她开门，见到他在门口笨拙地微笑，她又一次顺从了，想到这是命中注定的，她爱他。他把她拉在怀里：

“你穿得多漂亮……我想死你了，就你一个人？”

“是的，进来吧。”

“就你一个人？……”要是她回答“不，你来得不是时候”，他会怎么办？但十年了，她从来没有这样说过。他每次都这样问她，请她原谅。她痛恨这种滑头，更甚于他的变心（不能为了他，就承受孤独与不幸）。她对他微笑。他开了瓶子，斟上两杯，然后坐下。

“来，靠近点，保尔。你说咱们上哪儿用晚餐？”

她挨着他坐下。他的神情疲惫不堪，她也有点倦意。他抓住她的手，紧攥不放。

“我倒霉极了，”他说道，“事务办得很糟，这些人简直都是些笨蛋和胆小鬼。对了，你说，到乡下过些日子……”

她笑了起来。

“想你的戴贝尔西^①码头了吧？你的货栈，你的那些卡车，还有巴黎的长夜……”

听到最后一句，他也笑了。他伸着懒腰，头往后躺在长沙发里。她没有转过身去注视放在她身上的手，那是一只张开的大手。她熟悉他的一切，浓密的短头发，略突出而有激情的蓝眼睛，嘴角的褶皱，这些她都记在心里。

“噢，说起我那些荒唐的夜晚，”他说道，“我被警察当作顽童逮住，我跟一个家伙打了起来，他四十出头……在邮局附近……你知道……。”

① 戴贝尔西：巴黎地名。——译注

“为什么要打架？”

“记不得了，这小子很坏。”

他象是被这件事振奋，从沙发上跳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我知道该去什么地方了，去比埃蒙蒂亚^①！还可以跳舞，要是你觉得不错，我就跳。”

“你去散心可以，但不许跳舞，”保尔说道。

“这不是我俩的想法。”

“你要抽疯的话，那是另一回事。”

他们都开心地笑了，罗歇的轶事是他们开玩笑的主题。下楼之前，保尔靠墙站了一会儿，她不那么起劲。

在罗歇的轿车里，她的手漫不经心地打开车内的收音机，借助路边广告牌的弱光瞥了一下自己的纤手。皮下血管开始延伸到指头，构成不谐调的色彩，“这是我生命的写照，”她想。接着她立刻又否定掉：自己有个称心的工作，也没有值得悔恨的往事，有一群好朋友以及持久的友谊。

她朝罗歇说道：“和你一起去吃饭，我打开车上收音机有几次了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他斜了她一眼，尽管他对她的爱比较坚定，但还是惊奇地感觉到她的坏脾气，一直不敢大意，就象他们当初相识的时候一样。

她又问了一句：“你记得吗？”这个晚上她注

① 比埃蒙蒂亚：巴黎的一家酒吧。——译注

意起自己的情感来。

“让你受累了吧？”

“不，我自己觉得有点倦意。”他朝她伸过手去，她把它攥在手中。车飞速疾驶在熟悉的街道上，朦胧秋雨笼罩着巴黎。

他笑道：“我又何苦把车开得那么快，我都成小伙子了。”

她没有回答。自从他们认识以来，他总是以“小伙子”自居，只是他很少自己承认过。这使她感到害怕。由于过多的理解与温存，她倒日益害怕失去信任。他是她的生命，他还不怎么明白，因此她不能再遮遮盖盖了，她要使他记住。

他们静静地吃饭，有时谈一些共同的烦恼，譬如罗歇的公司。后来，她讲了二三个有关她所在装潢商店里的轶事。一位居住在阿拉伯区的女顾客，一定要她去装饰住房。她是美国人，很有钱。

“她叫范·登·贝什？好象什么……噢，想起来了。”罗歇说道。

她皱起眉头。他显得兴奋，因为使他回忆起过去的一些事。

“我过去认识她，我想是在战前吧，她一直住在佛罗伦萨。”①。

“后来，结了婚，又离婚……”

“是，是。唔，她叫……”他心不在焉地答

① 佛罗伦萨：这里指巴黎的一个小区。——译注

道。

这下她火了，她猛然想把饭桌上的叉子插进他的胸口。

“她的名字，我不感兴趣，”她说道，“我想她钱不少，却没有任何欲望，而这正是我所追求的。”

“她现在多大啦？”

“大概六十岁左右，”见罗歇这样问她，她冷冷地答道，尔后大笑起来。

他在桌子那头凝视着她：“你真讨厌，总是使我难堪。但我还是爱你，真没办法。”他惯于装扮成令人可怜的样子。

她叹了口气：“不管怎么说，我明天去那里，克莱贝尔大街。我手头非常缺钱，你不也是吗？”她象他一样手舞足蹈地说道。

“说点别的吧，”他央求道，“走，跳舞去。”

在夜总会里，他们坐在离舞池较远的桌子旁，一言不发地观望着过往人群。她抓着他的手，感到十分放心，也完全习惯跟他在一起。她决不想去结识别的人，确信自己得到一种忧郁的幸福。他们跳舞，他紧紧地搂着她，毫无节奏地从舞池这头跳到另一头，自己感到很得意，她也很开心。

后来，他们驱车回去。到门前，他拥抱她。

“我让你休息，明天见，亲爱的。”

他轻轻地吻了她，然后离去。她挥手致意。他让她独自睡觉的次数越来越多。她的房间空荡荡

的，她细心地整理衣物，坐在床前，噙着泪。今晚她又孤独一人，生活对她来说是没完没了的孤独的夜晚，面对从来没弄皱的被褥，宛如久病不愈，死一般的寂静。躺在床上，她本能地伸开手臂，好象抚摸温暖的胸膛。她温柔地呼吸着，好象承受某人的诱惑。一个男人，或者一个孩子，不管是谁，只要需要她就行，就可以来睡觉，来感受。但是却没有任何人需要她了。罗歇，也是断断续续……并不真心，没有性感，她在生理的要求中感觉到了。现在她只得平静地，辛酸地玩味自己的孤独。

罗歇把车停在寓所前，独隅踟蹰。他深呼吸，慢慢地走着，每次见到保尔都感到全身舒适，他爱她。只是今晚离别时，他才感到她的忧愁，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她隐约地跟他要求一些什么，他很明白，他不能满足她，他从来没有满足过任何人。毋庸置疑，他本可以住下，并且发生关系，这是安慰女人的最好方式。但他更想散散步，压压马路，悠闲地逛逛。他还想听听磕地的脚步声，环视他熟悉的城市，也许还能碰一碰夜间的运气。于是，他信步走向灯火辉煌的堤岸。

第 二 章

她一夜没有睡好，起得很迟，急急忙忙出了门，她必须在上班前去一趟这个美国女人家里。十

点钟，她走进克莱贝尔大街一户人家的空荡荡的客厅；这时，主人尚未起身。她仔细地对着镜子化了化妆，她在镜中看到西蒙走进来。他身着肥大的睡衣，还没有梳洗，显得很英俊。“不是我意中人，”她不动声色地想，面带微笑。他清瘦，肤色棕黄，眼睛明亮，显得机敏过人。

西蒙起初没有发现她，口中哼着小曲径自走向窗户。她的咳嗽声才使他转过身来，宛若做了错事，她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范·登·贝什太太玩的什么鬼名堂。

“对不起，我没有看到您，我是西蒙·范·登·贝什，”他说道。

“您的母亲要我今早来一趟，叫我弄一下她的房间，我怕吵醒大家……。”

“不要紧，迟早嘛，总是要醒的，”他不悦地答道。

她懒洋洋地想，这个青年人倒有点哀怨的风格。

“请坐，”他说道，并且紧了紧睡衣。取了把椅子，在她面前神色严肃地坐下。

他看上去惶恐不安。保尔便起了对他的同情心。无论如何，他绝不象是已意识到她美丽的容貌：使人感到意外。

“我看外边一直在下雨吧？”

她笑了，思索着假如是罗歇看到这种场面，他会怎么表示：她稳坐不动，那张带着女经纪人的

脸，使早上十点钟还穿着睡衣的英俊小伙子呆若木鸡。

“是的，是的，下雨呢，”她愉快地答道。

他抬起眼睛，说道：“您要我说什么呢？我不认识您，要是我们相识，我会对您说我很高兴见到您。”

她愣住了，看着他问：“那为什么？”

“就是这样。”

说完，他把头转了过去。她对他越来越感到奇怪，诧异不已。

“这套房子应该配备些家俱，超过三个人往哪儿坐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很少在客厅，整天工作，回家后那么累，我就睡了。”

保尔蓦地失去对他先有的好感，他不会享乐，只知道整天工作，她禁不住想问：“那您做些什么呢？”但她忍住了，这种怪事对她来说是极不正常的。

“我是见习律师，”西蒙又说道，“事情太多，只能半夜就寝而清晨即起……。”

“现在是十点了，”保尔纠正他。

“今天早上处决了我的委托人。”他并不抬头，颤声继续说道。

保尔吃了一惊：“天哪！他……他死了？”

随即，他们又一同哈哈大笑。这时西蒙起身在壁炉上面取了一支烟。

“不，我实际上工作并不多，但也不少。而您呢，早上十点起床，准备来装饰这间可憎的客厅，还来骗我。”

他很激动地踱来踱去。

“请安静些，”保尔说道。

她感到很开心，很有趣，接着又害怕西蒙母亲此时出现。

“我穿衣服去，”西蒙说道，“请稍等，我一会儿就来。”

保尔与范·登·贝什太太谈了一个小时，她显得心情不好，与她的女主顾一起拟定各种装饰的方式之后，便下楼去。因为有钱可收入，她又兴高采烈起来，也就忘却了西蒙。外面雨下个不停，她扬起手想叫一辆出租车，这时一辆旧车停在她面前，西蒙打开了车门。

“我送您回去好吗？正好我去事务所。”

他显然已等了一个小时，脸色阴沉地期望着她。保尔顺从了，有点费劲似的上了车。她笑着说：“我去马提翁大街①。”

“跟我母亲的事办妥了？”

“至少您不久可以在柔软的长沙发上恢复疲劳。我不会使您迟到吧？现在十一点，还有时间去把别人处决的。”

① 马提翁大街：巴黎较有名的街道。——译注

“我有的是时间，”他不高兴地说道。

“我可不是嘲笑您，”她亲切地说道，“我今天心情舒畅。先是缺钱发愁，多亏您的母亲，现在不用担心了。”

“叫她马上给钱，她吝惜得很。”

“可不许这样贬损自己的父母啊，”保尔说道。

“我可不是十二岁的孩子！”

“您多大了？”

“二十五岁，您呢？”

“三十九岁。”

他吹了一下口哨，这不礼貌的举动差一点使保尔发怒，但她还是哈哈大笑。

“您为什么笑？”

“我赞美这口哨……。”

“肯定比您想象的更美妙，”他说道，并且温柔地直视着她，简直使她无法忍受。

汽车的刮水器机械地击拍着挡风玻璃，她思忖他是怎么学会开车的。上车时，她挂破一只丝袜；感到真可笑，坐这么一辆不舒适的车子，又是跟这么一个不相识又迷人的小伙子。雨水渗入车顶篷，弄脏了她的浅色大衣。她开始哼着小曲：先还清债务，给她母亲养老费，再扣除欠商店的钱，还剩下……她不想计算。西蒙和罗歇同样喜欢驾车疾驶，使她想起罗歇，以及和他一起度过的夜晚，又变得忧郁起来了。

“过一天，我请您吃午饭好吗？”西蒙说得很快，头也不抬。她盘算了一阵，她还了解他，需要与他多交谈，问些有关他的问题；她需要一种新的生活，需要奋斗。

“最近我不行，事情太多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他说道，没有再坚持。她飞快地瞥了一眼；西蒙减速缓行，心中显然不悦。她取出一支烟，对方送来打火机。他的手象成年人似的很瘦，滑稽地从粗呢上衣袖子中伸出。“这种人不会注意自己穿着打扮，”她想。她又闪过一个念头想照料他，使他得到象她这样年龄的女人的母性的爱。

“到了，”她说道。他一言不发下了车，执拗地打开车门，神情沮丧。

“还得谢谢您，”她说道。

“不用。”

她才走几步，便回头望去。他正呆呆地看着她。

第三章

西蒙找停车场用了一刻钟，他把车停在离事务所五百米处。他在他母亲朋友那里开业，这是一位颇有名气又难以接近的律师，但待人宽宏大度，就连西蒙也琢磨不出什么原因。有时西蒙对他难以忍受，然而他的惰性又阻止他发作。走在人行道上，

他被绊了一下，小心翼翼蹒跚而行。迎面走来的妇女都回头看他，似乎在说：“那么年轻，那么漂亮，却是个跛腿，真可惜。”他对自己的外表一点都不在意，唯一宽慰的是：“我本来长得并不丑。”因为他模糊地感到一种苦行僧的生活，一面是该死的职业，一面是朗德的牧羊人^①。

他摇晃着走进事务所，老秘书阿丽丝既同情又怀疑地看他一眼。她了解西蒙的爱好，还勉强看得过去：假如他认真严肃，加上他的外表和想象力，他会是一个出色的律师。他装模作样地向她问好，便在办公桌前坐下。

“您怎么瘸腿了呢？”

“我真的腿不跛。昨晚，又有谁杀死谁了？何时我受理令人发指的凶犯？”

“有人早上打听您三次，现在十一点半。”

“有人”指的是大律师。西蒙瞥了一下门口，说道：“我起迟了，但已经与一个相当好的人见了面。”

“一位女士？”

“对。您想，她的脸庞非常漂亮，特别温柔，有点委顿……令人仰慕的姿态……。承受一种不知名状的痛苦……。”

“您最好是先看吉约的案卷。”

① 朗德：法国的一个省名，该省的农业，尤其畜牧业发达。

——译注

“好的。”

“她结过婚？”

西蒙突然从幻想中惊醒：“我不清楚……就算是她已结婚，也是不幸的结合。她缺钱花，解决这个问题之后，她非常高兴。我喜欢见钱眼开的女人。”

老阿丽丝耸了耸肩，问道：“这种人您都喜欢？”

“差不多，除了太年轻的。”说完，他埋头案牍之中。

门开了，弗勒里律师探头说道：“范·登·贝什先生，请来一下。”

西蒙与女秘书交换眼色，站起来走进平时极不愿去的英格兰式办公室。

“您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”弗勒里律师极力推崇工作守时，滔滔不绝的赞美词如同范·登·贝什太太那么有耐心地倒出来。西蒙凭窗眺望，在重温旧景，在这间英格兰式的办公室内，他老听到这些话，感觉四周有什么东西挤迫他，使他透不过气来，几乎窒息而死。“我做了些什么？”他突然想起，“这二十五年，我做了些什么？为什么无论做任何事，别人要在一旁指责或吹捧？”他头一次强烈地提出这种问题，机械地扯起嗓子：“我干了些什么？”

“怎么？我的好友，您什么也没有做，这就是悲剧所在：您不做什么。”